



负笈尘中游 抱书雪前宿

□葛亚夫(安徽亳州)

大雪封门,一场紧一场,又足够父亲乐呵了!麦子蒙上雪被,枕着馒头酣睡,他也安心了。最快乐的是,他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掏出书,拂去满纸尘埃,昏天暗地地读书了。

我年幼时,父亲就是神一样的存在。诸葛亮能借东风,他会借北风。一挨冬,农活闲下来,他就装神弄鬼。看看天,听听风,掐掐指,喜形于色道:快下雪了。我信以为真,跟着雀跃。母亲一嗓门把父亲呼到现实:下雪就不要吃了?赶紧干活去。

唉!诸葛亮是厉害,但厉害不过黄阿丑啊!我愤愤地说,女人不能惯,就得修理……

父亲真鬼迷心窍了,男女不辨,敌我不分,竟把我修理一顿。末了,还不忘在我屁股上送一程:你懂个屁!赶紧滚回去看书。道不同不相为谋。父亲算雪,是想窝着看书,我则想出去玩。但为啥非要雪天看书呢?父亲瞅瞅母亲的背影,小声说,你丫咋恁些废话呢?

后来,读到“车胤囊萤读书,孙康映雪读书”。一日,康往拜胤,不遇,问何往,门者曰:外出捉萤火虫了。已而胤答拜康,见康闲立庭中,问何不读书?康曰:我看今日不像会下雪。我不禁莞尔,这多像我当年“寒窗苦读”!父亲雪天读书,不是装,就是懒!

小时,我读书勤奋。不出一月,语数课本就韦编三绝了。然后,我出轨了,偷读“禁书”——大部书。母亲不识字。父亲以陪读相要挟,答应给我打掩护。那是最快乐的时光:他把我手,翻书,看得喜笑颜开。母亲虽疑惑重重,但读书父子兵,都被我们一化解。

母亲指着插图问:咋还有打架的?父亲淡定自若:你懂啥!这是文言文,一边去。

也只有这时,父亲底气十足,像个一家之主。但好事多磨,我们读书步调不同,难免会为翻书争执。有一次,动作太大,擦枪走火,引来母亲。事情败露,我们冠冕堂皇的读书生涯也终结了。但这难不住我们,明修栈道不行,就暗度陈仓:晚上躲被窝里打手电筒读。

金圣叹说,雪夜闭门读禁书乃人生乐事。他一定没尝过,父子躲被窝读书的至乐。只可惜,我把书读得越来越好,跳出农门。只留下父亲,为读书,算雪,和母亲斗智斗勇。

母亲打电话,说父亲病了。我赶回家,接他住院。从被窝里,我抱起了他,竟顺带抄出一本书。书老旧了,但很温暖。他一定是看书睡着了,忘记盖被,受了风寒。母亲絮叨道:一本破书有啥看劲!又不能考大学。这话她说了一辈子,现在终于没了棱角,只有温情。

医生是父亲发小。拿完药,他闲聊道:如果不是成分高,你父亲绝对是大学坯子……

我哑然。恍惚间,我明白了父亲为何嗜读成性。为何掐算雪天。为何陪我窃读。病房里很安静。灯光落在父亲脸上,像雪落在村庄里。我把着父亲的手,翻书,看得喜笑颜开。

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白居易说:负笈尘中游,抱书雪前宿。这一生,父亲何尝不是如此呢?

你在怀旧里取过暖吗

□李晓(重庆万州区)

腊月里,见许多人在网络里怀念着从前的年味。比如他们纷纷倾诉,从前城里乡下老食物的浓香,腊猪头肉、红烧肘子,当年春节期间密集而来的高热食物,还在岁月里蒸腾着挥之不去的气息。

在这些令人沉醉的追忆里,怀旧的众多面孔,在岁月悠悠转动的默片里被打上了一束束泛黄色追光,在浸透了烟熏火燎的老墙上得以浮现。

我想问一问,在这些被怀旧点燃的烛光里,其中有多少是粉饰、冲淡了过去日子里曾有过的艰辛时刻?一旦要这些怀旧的人真正返回到从前贫寒清苦的年代,他们真愿意抽身而去吗?想起当年春节,我那一大家子人喝一口大铁锅里炖的腊猪头萝卜汤,一家人一直喝到汤都发馊了,还舍不得倒掉,一件过年的粗布衣裳沾上了油渍,会难过得掉泪。而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早已超越这些基本物质的享受了,但在怀旧的回光返照里,为什么对那些陈

年旧事恋恋不舍?

我与一个从事民俗研究的大学教授探讨这个问题,教授沉吟后这样说道,时间的重量,总是沉淀后最重,人心的温度,往往是在过去日子的灰烬重燃里焐热。

在文字里还常常看到漫天乡愁萦绕,这些大多回不到过去故乡的人,靠记忆里萤火虫扑闪出的一点光亮,在故土家园历经了苍凉之水浸透后渐渐显现。一旦拨开这些薄雾笼罩,我们真正的故乡,或许也是被巧妙地蒙蔽了。

比如我对故乡的感情,一直是一种复杂的交织。高考落榜那年,我老家的好多村民,怀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经过我家门前时,投来一丝丝不怀好意的笑。这让我敏感自尊的父亲受到了伤害,有次还同一个村民发生了肢体冲突,平时显得懦弱的父亲,甚至朝那村民挥舞起了扁担。原因是那村民小声嘀咕了一句,你家的娃啊,就是种地的命。我母亲也责怪父亲,埋怨他之前到处吹嘘,说我考上大学绝对没问题,我那堂伯更

是在一旁附和,说亲眼看见我家坟冒青烟了(后来堂伯患了白内障),堂伯最终承认是自己看花了眼,因为那天大雾弥漫。我在城里高考前,父亲还兴冲冲回家,准备提前杀了年猪,豪气地宴请村里干部与知名人士吃喝一顿。我父亲一直是个好面子的人,他在城里机关上班,回乡耕作时还要挎上公文包,在田坎泥泞中卷起裤腿认真审看公文,时不时给好奇的老乡们透露一点“内部消息”。我母亲也是一个软弱的人,父亲不在家时,我家农田里刚撒了肥料的秧田,就被一个乡人悄悄放了缺口,肥水流到了外人田。还有我家的鸡鸭,溜到他人地里啄食时被投了毒,有次我从学校回家,看见母亲面对院坝里一堆被毒死的鸡鸭,伤心地啜泣。

后来,母亲随父亲进城居住。母亲还常常站在阳台,痴痴地望着老家朦胧群山的方向。每次在城里看到老乡,父亲和母亲总是激动不已,有天我还发现父亲哆嗦着抱住一个老乡,两人

相扶着去馆子里喝酒叙旧,父亲的第一句话就问那人:“老伙计,你的病好了吗?”那人连连点头道:“好久没发了。”这个老乡,就是当年在地里投毒毒死了我家鸡鸭的人。一直以为父亲是个小心眼,通过这件事,我发现他是很大度宽容的。父亲也常爱同我在一起怀旧,尤其是对老家的追忆,在这种追忆里,父子俩在内心里完成了对故土老家一山一坡一草一木一粥一饭的重组建构。所以在我的很多文字里,也有着对故土家园人物的深沉怀念,让我的缥缈乡愁,总算有一个落地的地方。

我们的人生,总是在这样的怀旧里再次前行,抖落过去岁月蒙上的烟尘,让静止的时空缓缓归来,它因为被镀上了一层回忆的光芒,或者被时光之水软化着一种安抚现实焦虑的温软与温暖,充满了一种理解后放下的慈悲,在这样速成又速朽的时光里,吮取内心里的暖。

跟着婆婆过年

□陈晓辉(河南洛阳)

每年春节,回谁家过年都是一个热门话题。去年春节之前,好友菲菲很不情愿地跟老公回了老家。从现代化城市到农村过年,诸多不习惯可想而知。

春节后,我们都等着菲菲吐槽她在婆婆家的奇葩遭遇。果然,菲菲叹一口气,跟我们一群人大发感慨。

菲菲磨蹭到大年三十中午才回家的。刚到家,婆婆就递给她一大碗饺子:“快尝尝,这馅儿咋样。”原来,这儿的民俗是春节前要尝初一的饺子馅儿。好吧,菲菲一尝,老家的猪肉果然鲜美,她一口气吃了十几个。

没想到晚上,让菲菲目瞪口呆的一幕来了。婆婆精心用铝箔纸折了一些纸钱,还准备一小把香。傍晚吃饭之前,她让菲菲帮忙端着,先来到堂屋,迎门墙上贴着一张“列祖列宗之位”的红纸。她让菲菲把饺子放在桌子上,她自己端端正正地跪下,焚香,烧

纸。

菲菲彻底被雷倒,都什么年代了?还要烧纸焚香?那些走了几百年的老祖宗,能收到你烧的纸钱闻到你焚的香?

好在,婆婆好像顾忌到菲菲的腹诽,并没有让她也跟着跪下焚香。她磕了三个头,开始念念有词:“各位祖宗保佑,家里一切都好。他爹,去年咱家娶了儿媳妇,长得好看,人也明理,也没嫌弃咱农村人……”婆婆絮絮叨叨给过世的公公说了一大段,从菲菲的美貌说到芝麻谷子的收成,最后居然抹起了眼泪:“要是你爹在就好了。”

菲菲的心忽然柔软起来,跟爱人贴心贴肺地说说话,是每个女子最平凡的愿望啊,婆婆几年前失去了公公,有多少话想对爱人说呢?

最后,婆婆不好意思地擦擦泪,对菲菲说:“人老了就是唠叨。咱还要敬神呢。”

敬神?菲菲的头又大了。

婆婆拿着香和纸钱,让菲菲端着饺子,来到院子里供奉“老天爷”的地方,跪下磕头烧纸:“求您该下雨就下雨,该刮风刮风,别大旱,也别涝,让庄稼有个好收成……”——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两个词,在空调外卖盛行的时代,感觉遥远得像是个传说。其实婆婆家地已不多,就算庄稼不收,全年买粮食又能花多少钱?然而,粮食并不仅仅意味着钱。

婆婆虔诚恭敬的态度打动了菲菲。匆忙浮躁的社会里,功利乖张,为了各种欲望肆无忌惮,一步步丧失对天地和自然应有的敬畏与谨慎,如此下去,人类将走向何方?

接下来是土地爷。婆婆照样跪下磕头烧香,恭恭敬敬供奉一碗饺子,祈祷来年没有各类病虫害。还有龙王爷,家里的水井早已废弃用上了自来水,但婆婆还是在以前水井的位置摆好饺子和香,拜了几拜。